

當今之世，人狗雜居，談人道之餘，恐怕也得知道一點「狗道」。存在兩個族群：既有愛狗一族，他們的狗有專用的美食（包括餅乾、雞肉片、牛肉片、酸奶、維生素片、鈣片），專門的美容店（包括洗剪吹、雞機構和影樓等）；又有食狗一族，他們把狗肉烹調成佳餚，宣傳吃狗肉是「進補」。不是有人一邊養着寵物狗，一邊又啃着狗頭，沒有調查，不好說。早幾年，發生一起愛狗人士攔截運狗大卡車的事件，由於這事件處於法律管轄的邊緣，最後雙方妥協完事。那一陣，媒體挺熱鬧的。

關於「義犬」的故事，上小學時聽老師講過，如今印象最深的是幾年前張華講的這一個。一九九九年張華去陝西，當了一名捕獲知青的黃蛋蛋，大夥兒決定一起來養牠。從此，知青們吃什麼就餵牠什麼，還用碎磚和油紙片給牠壘個窩，牠也有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家。慢慢地，狗長大了，出落成一個英俊威猛的一大小伙子，知青們管牠叫「大黃」。晚上不管誰外出，都是大黃保駕，集體的雞和鴨再也沒有叫黃鼠狼拖走過。一九七五年知青返城後，大黃一直住在原來的窩裡，隊長幾次把牠拉回自己家，但只要不拴牠，牠就溜。牠每天跑一趟公社，在張華他們上汽車的地方呆上一會兒才回家。原來知青返城的那一天，大家坐馬車從村子到公社，大黃一直跟着馬車跑，分別的時刻，大黃無奈地當着一個莫名其妙的看客。知青離去，大黃才醒悟一切。以後牠能做的便只有去公社打探這件事了，於是每天一趟，堅持了兩三年。要知道，從村裡到公社，足足有三十里路啊。後來，知青們住過的房子破爛不堪，有的牆已經塌了，但大黃堅持住在自己的窩裡，守着破房子，苦苦地等待主人回來。又過了兩年，一個冬天，衰老的大黃不行了，餓牠什麼好吃的，牠都不吃，最後連水也不喝了。有一天，大黃死了，但牠沒有閉眼睛，那蒼老的眼睛望着東方，望着公社的方向。待到隊長來收拾遺體時，才發現牠的身子下面壓着三封信，那是張華寫給隊長的信，還寫着有些大黃的體溫。為了丟失的三封信，隊長會跟婆姨發過好大的火，怨牠沒收好。此刻才知道竟是大黃偷偷地偷走了。張華退休後去看了大黃，為牠的墳頭添一抔新土，向這位終生等待的朋友深深鞠躬。

對於狗的情懷，王開嶺有如此分析：狗的特質在於，牠需要家。一條狗，天生即有歸屬，牠直奔人而來，牠是來投奔的。牠以兒童身份，闖入人的親情體系，成爲一名四條腿的家庭成員，成爲一個沒有血緣的孩子。狗黏人，如皮影，一輩子的嬉戲跳躍，皆以主人膝蓋爲圓心，以主人呼喚爲半徑。人類從狗身上獲得的，正是父母從兒童身上獲得的。幼兒會長大，會叛逆，會用複雜難懂簡單、以深刻替換純真，狗不，牠是永遠的蒙童。人不僅做家長，更是狗之偶像、狗之宗教。一個人，無論社會角色多卑微，在膝下狗眼裡，都是一個流浪成爲國王。此等崇拜，不單是骨頭的賄賂，更是爲狗的幸福和秉性有關。執著、依戀、忠誠、耳鬢廝磨、情大於智，狗身上最迷人的東西，亦是兒童的品質。

兒童最可寶貴的品质，就是天真。天真，本來是指心地單純，性情直率，不爲裝，不虛飾，但不知從何時起，它卻成了幼稚、無知的代名詞，爲聰明人所不齒。實際上天真的人，雖平凡，卻真實，雖卑微，卻樸實，雖清貧，卻充實。作爲萬物之靈的人，能從狗身上得到的最大幫助，抑或就是懂得反思自身是否還存留幾許天真。

一八七八年，日字樓孤子院（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）校長雅瑟（W. M. B. Arthur）辭職，校董會就該校未來的發展進行了激烈的爭辯。日字樓孤子院位於港島般咸道，前身是一八六零年成立的日字樓女館（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），創校宗旨在「爲本地女性提供基督教教育」。然而一如視學官歐德理（E. J. Eitel）指出，該校學生在學習英文後往往成爲涉外婦人（kept mistress of foreigners），引起華洋社會非議。一八六八年，會督柯爾福（C. R. Alford）決定關閉女館，次年在原址另立新校「日字樓孤子院」，聘任雅瑟爲校長。

雅瑟辭職之際，新任會督包爾騰（J. S. Burdon）建議將孤子院轉回女館。作爲校董的耶士域極力反對，並提出孤子院未來應只收男生。耶氏在想法獲得一致支持後，學務小俾士就任孤子院第二任校長。由於孤子院規模不大，校董會要求小俾士半年內成家，以紓解人手不足的困境。一八七九年四月一日，小俾士與史美路斯女士（Jane Smales）在聖約翰大教堂舉行婚禮，此地也是老俾士夫婦當年行禮之處。

小俾士就任校長那年，日字樓成爲津貼學校，獲得政府資助。穩定的財政狀態決定了這所學校的健康發展，生員在學業和課外活動上佳績連連。一八九一年，日字樓轉化成男校，人稱拔萃書室，而所有女生皆轉往菲莉女校（Fairlea School，協恩中學前身之一）。一九〇二年更名拔萃男書室，以區別於三年前在附近玫瑰行（Rose Villas）成立的拔萃女書室。

日字樓孤子院早期生員以歐亞混血兒爲主。這些兒童多爲涉外婦人之子，本身中文甚佳，日字樓更爲他們提供了學習英文的機會。加上小俾士與商界的密切聯繫，日字樓畢業生因中英兼擅而在香港及各口岸商行大受歡迎。由於小俾士領導有方，香港民間遂改稱日字樓爲俾士書館，甚至戲稱「阿波書館」。至於正式中文名稱拔萃，也是俾士的諧音。

小俾士夫婦育有四子一女，長子理查（Richard），次子愛德華（James Edward），三子亞瑟（Arthur），四子哈律（Harold），皆就讀於日字樓。除愛德華從軍外，其餘三人悉供職於渣甸。此外，還有一段不爲人知的佳話：日字樓宿舍有位亞諾太太（Mrs. Arnold）廣受學生歡迎，亞諾太太之女維妮佛（Winifred）後來更成了小俾士的長媳。

一九一七年，小俾士從拔萃卸任。由於歐戰方酣，老夫婦決定前往加拿大與次子愛德華同住。晚年的小俾士生活閒適，會撰寫回憶文章，保持與校友通函，還幫助審閱校史初稿。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，小俾士去世，壽八十五。消息傳來，《孖刺西報》、《南華早報》等皆有顯著篇幅報道。《孖刺西報》指出，小俾士一生與香港教育史緊密相連，對於曾受他照拂的芸芸學子而言，他不僅是校長，更是一位父親。

百年滄海念心香

英國俾士家族的粵港相冊

拔萃書室的學童（一九〇三年）。此當爲現存最早的男拔萃學生照片

小俾士夫婦鑽婚紀念（一九三九年）

拔萃書室的學童（一九〇三年）。此當爲現存最早的男拔萃學生照片

小俾士夫婦鑽婚紀念（一九三九年）

拔萃書室的學童（一九〇三年）。此當爲現存最早的男拔萃學生照片

小俾士夫婦鑽婚紀念（一九三九年）

拔萃書室的學童（一九〇三年）。此當爲現存最早的男拔萃學生照片

小俾士夫婦鑽婚紀念（一九三九年）

冬春橄欖賽人參

橄欖又稱「青果」、「白櫻」，是入冬後一種常見的水果。橄欖（樹）屬橄欖科常綠喬木，用播種、嫁接等方法栽培繁殖。果實即橄欖，呈橢圓、卵圓、紡錘形等，綠色，成熟後淡黃色。我國廣東、福建出產最多，廣西、台灣、四川、浙江亦有產。

上海一帶有句俗話：「外行人吃橄欖，咬一口吐出來。」意思是說它口味獨特，舌頭剛接觸其果汁，只覺得「澀」，但很快就會轉味可口。其實橄欖的營養價值頗高，含有豐富的鈣、磷和維生素，其中維生素C的含量是蘋果的十倍。

民間有「冬春橄欖賽人參」之說，意思是指其營養有滋補之功外，中醫學上更把它用爲清肺利咽藥。中醫學認定橄欖味甘酸，性平，入脾、胃、肺經，有清熱解毒、利咽化痰、生津止渴、除煩醒酒之功。冬令是進補的好時節，而冬卻氣候乾燥，如果每天嚼食兩三枚橄欖，就有生津潤燥、防治上呼吸道感染之功效。

橄欖除了生食，還可煮湯或煮茶飲用，均有藥用價值。但脾胃虛弱者，不宜多食用橄欖。

回看索契冬奧會

索契冬奧會賽事賞心悅目、令人回味。譬如花樣滑冰的優美高雅、高山滑雪的驚險刺激、冰球比賽的激烈火爆、速度滑冰的你追我趕……都讓我先是大飽眼福，繼則心曠神怡。印象中，比起上一屆溫哥華冬奧會，許多項目的競技水平都有提高。看來，四年一個輪回的奧運會，儘管辦起來耗錢費勁，卻的確有必要。

觀看奧運會比賽，首先關注的當然是賽事本身，但如果能夠通過賽事解讀人生、透析社會，那耗錢費勁操辦的奧運會，無疑就會事半功倍也。本屆索契冬奧會，我就試着這樣去做，果然收穫多多。

其一，俄羅斯滑雪選手安頓·加法羅夫在男子競速賽半決賽中出師不利，摔倒了三次，滑雪板和滑雪杆也被損壞。但這位頑強的選手依然想在父老鄉親面前完成比賽，只是他左腳滑雪板損壞嚴重，顯然只能走到終點線，而非滑到那裡了。加拿大教練沃茲沃斯看到這種情況，立即跑往賽道，把加拿大隊一名沒資格進入半決賽的選手的滑雪板送給安頓·加法羅夫，並幫助他綁好。他說：「我們幫助他，因爲我們知道參與滑雪運動的每個人都很努力，每個人都想要公平的結果，相信我的幫助能讓加法羅夫完成比賽。」事情不大，但其中顯現出來的人性之美卻讓人肅然起敬。

其二，中國男子冰壺隊的一位運動員，和韓國女子冰壺隊的一位運動員是一對異國伉儷，兩人同時出現在索契冬奧會的賽場上，也算是一段佳話吧！一天，中、韓兩國的女子冰壺隊要交手，開賽以前，CCTV的記者遇到了這位中國男選手，問他：「今天你希望誰贏？」小伙子回答：「誰發揮得好誰贏，誰贏了我都高興！」——這是實話，自己國家和自己老婆參加的運動隊，當然是誰贏了都高興嘛！不過，對沒有他這種特殊身份的衆多觀賽者而言，希望自己國家運動隊（或運動員）贏得勝利是人之常情，只是，我們也應該由衷地爲憑藉充分發揮的實力贏得勝利的其他運動隊（或運動員）高興，這樣的觀賽境界，也是奧運賽場上的一種精神文明。

其三，作爲要通過激烈競爭分出高低上下的體育賽事，奧運會獎勵優勝者是題中應有之義，不過，也就是金牌、銀牌、銅牌，沒有現鈔；但各個國家，卻紛紛開出奧運優勝獎金，對比一下不同的獎勵額度，也挺有意思。

索契冬奧會金牌的運動員，俄羅斯的獎金是約七十四萬人民幣，烏克蘭是約六十二萬人民幣外加住房，美國是約十五萬人民幣，但須繳納約六萬元的稅款，附帶多說一句，美國獎勵索契冬奧會銅牌得主的金額是約六萬人民幣，須繳納的稅款也是約六萬人民幣，有趣！加拿大的獎金數目我沒查到，但在查找過程中卻得知，在

索契冬奧會上得到男子花樣滑冰銀牌的加拿大選手陳偉群，平時的訓練經費需要自籌，政府一分不出，並且爲了照顧陳偉群的學習和訓練，陳媽媽辭去了自己的工作，專職陪伴兒子，全家的生活重擔，須陳爸爸承擔。當然，也不好憑此指責加拿大政府不重視體育，因爲從一份資料中我得知，在那裡，高規格的運動場所到處都是，供老百姓免費使用，因此，體育已經成爲加拿大老百姓的重要生活內容，以冰壺運動爲例，加拿大全國有上千個冰壺館，全國三千二百萬人口有一百五十萬經常參加冰壺運動，因此，沒有常設國家隊的他們達到大賽臨時組業業餘選手參賽，也能取得優異戰績。

至於中國，索契冬奧會的獎金數額尚未公布，而倫敦夏季奧運會，金牌得主獲得的國家獎勵是五十萬人民幣；當然，這五十萬絕不是他們能夠拿到的全部獎金，舉個眼前的例子，短道速滑選手李堅柔在本屆冬奧會得到金牌以後，她家鄉的市長立即給她家送來一萬人民幣，另有一家企業則送來價值五萬人民幣的汽車一輛。

我是主張重獎在奧運會上取得優異成績的中國體育健兒的，同時更希望對那些沒能得到金、銀、銅牌，卻同樣爲中國競技體育付出代價、做出犧牲的運動員，有關部門一定要給予充分關照。在中國，「窮人家的孩子練體育」是一種普遍、乃至固化的社會現象，關照他們，對體現人文關懷、對縮小貧富差別，總是不無裨益吧！當然，我更希望政府不要只是盯着奧運金牌，把獲得這種金牌視爲政績工程大把攬錢，而應該遵循「發展體育運動，增強人民體質」的正確方針，更多關注和更大支持全民健身。要知道，只有整個民族體質不斷增強、體育運動項目廣泛普及，我們的競技體育水平才能水漲船高地扎實進步，在奧運會上得到的金牌也才更有含金量！

人生在線

轉道狗腰灘。狗腰灘是在淮河邊上的另一個村子。是「淮河大米」的主產地。本地「淮河大米」在外有點名響。得知我到敝廠買米，計程車司機發話了，米不香是因爲新米少，陳糧多；都用新稻機米老弱筋還貼斷的呢。他說他弟弟是開大貨車的，就給米廠拉貨。

「我問你，開大貨車的多便宜的陳化糧哪去了？都做餉料了？計程車司機反詰。他的意思我似乎明白。想起小時候的米飯香，我決意回老家找米。

想想老家只有一房空屋了。電話聯繫好之後，我開着車到老家。他家菜種種好，他又把我帶到了另一戶秋姓種稻大戶人家。一進屋，他爹家裏種了好些稻。知道我們是城裡來的，秋先生指着擡着的麻袋，說這些都是新稻。我慶幸找對了新的香米。他剛想搬麻袋，我制止了他。我慶幸我秋先生便把擡着的麻袋又放回原處，折進裡屋，拎了兩蛇皮袋的稻子給我。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，外面的稻是賣的，裡屋的稻子才是口糧。口糧是自己吃的糧食。有區別麼？堂弟直言不諱，口糧少用或不農藥，賣的稻子用的農藥哪還有譜？

我們順道在老家找了個小磨坊把稻用機米機成了米。看我因找到米而得意，堂弟朝我一笑：你們城裡人生命力真強，怎麼就藥不死呢？！

堂弟一句玩笑話，我却笑不出來。我似乎意識到，或許，米香不香不是一個問題。

原本想，我們這兒是水稻的主產區，找米應該不是問題。超市米不好吃，我便想着到鄉下去找新鮮的米來吃。

我到文哈灘。文哈灘是在淮河邊上的一個村子，離城裡有十多公里。這裡水源充沛，幾乎家家種水稻。到村口，遇一村婦，問及有米？村婦好像一會不理解，反應過來之後她手朝村頭一指。我一看，手指處是一個路邊小店。小店裏有手貨，也賣米。再一看米袋上的包裝，跟我在超市裡買的一樣。後來知道，文哈灘人吃米也多是買米，他們種出的稻叫人收走了，賣了。

村上找不到米，我便想着到廠裡找。

轉道狗腰灘。狗腰灘是在淮河邊上的另一個村子。是「淮河大米」的主產地。本地「淮河大米」在外有點名響。得知我到敝廠買米，計程車司機發話了，米不香是因爲新米少，陳糧多；都用新稻機米老弱筋還貼斷的呢。他說他弟弟是開大貨車的，就給米廠拉貨。

人生在線

轉道狗腰灘。狗腰灘是在淮河邊上的另一個村子。是「淮河大米」的主產地。本地「淮河大米」在外有點名響。得知我到敝廠買米，計程車司機發話了，米不香是因爲新米少，陳糧多；都用新稻機米老弱筋還貼斷的呢。他說他弟弟是開大貨車的，就給米廠拉貨。

「我問你，開大貨車的多便宜的陳化糧哪去了？都做餉料了？計程車司機反詰。他的意思我似乎明白。想起小時候的米飯香，我決意回老家找米。

想想老家只有一房空屋了。電話聯繫好之後，我開着車到老家。他家菜種種好，他又把我帶到了另一戶秋姓種稻大戶人家。一進屋，他爹家裏種了好些稻。知道我們是城裡來的，秋先生指着擡着的麻袋，說這些都是新稻。我慶幸找對了新的香米。他剛想搬麻袋，我制止了他。我慶幸我秋先生便把擡着的麻袋又放回原處，折進裡屋，拎了兩蛇皮袋的稻子給我。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，外面的稻是賣的，裡屋的稻子才是口糧。口糧是自己吃的糧食。有區別麼？堂弟直言不諱，口糧少用或不農藥，賣的稻子用的農藥哪還有譜？

我們順道在老家找了個小磨坊把稻用機米機成了米。看我因找到米而得意，堂弟朝我一笑：你們城裡人生命力真強，怎麼就藥不死呢？！

堂弟一句玩笑話，我却笑不出來。我似乎意識到，或許，米香不香不是一個問題。

原本想，我們這兒是水稻的主產區，找米應該不是問題。超市米不好吃，我便想着到鄉下去找新鮮的米來吃。

我到文哈灘。文哈灘是在淮河邊上的一個村子，離城裡有十多公里。這裡水源充沛，幾乎家家種水稻。到村口，遇一村婦，問及有米？村婦好像一會不理解，反應過來之後她手朝村頭一指。我一看，手指處是一個路邊小店。小店裏有手貨，也賣米。再一看米袋上的包裝，跟我在超市裡買的一樣。後來知道，文哈灘人吃米也多是買米，他們種出的稻叫人收走了，賣了。

村上找不到米，我便想着到廠裡找。

轉道狗腰灘。狗腰灘是在淮河邊上的另一個村子。是「淮河大米」的主產地。本地「淮河大米」在外有點名響。得知我到敝廠買米，計程車司機發話了，米不香是因爲新米少，陳糧多；都用新稻機米老弱筋還貼斷的呢。他說他弟弟是開大貨車的，就給米廠拉貨。

人生在線

轉道狗腰灘。狗腰灘是在淮河邊上的另一個村子。是「淮河大米」的主產地。本地「淮河大米」在外有點名響。得知我到敝廠買米，計程車司機發話了，米不香是因爲新米少，陳糧多；都用新稻機米老弱筋還貼斷的呢。他說他弟弟是開大貨車的，就給米廠拉貨。

「我問你，開大貨車的多便宜的陳化糧哪去了？都做餉料了？計程車司機反詰。他的意思我似乎明白。想起小時候的米飯香，我決意回老家找米。

想想老家只有一房空屋了。電話聯繫好之後，我開着車到老家。他家菜種種好，他又把我帶到了另一戶秋姓種稻大戶人家。一進屋，他爹家裏種了好些稻。知道我們是城裡來的，秋先生指着擡着的麻袋，說這些都是新稻。我慶幸找對了新的香米。他剛想搬麻袋，我制止了他。我慶幸我秋先生便把擡着的麻袋又放回原處，折進裡屋，拎了兩蛇皮袋的稻子給我。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，外面的稻是賣的，裡屋的稻子才是口糧。口糧是自己吃的糧食。有區別麼？堂弟直言不諱，口糧少用或不農藥，賣的稻子用的農藥哪還有譜？

我們順道在老家找了個小磨坊把稻用機米機成了米。看我因找到米而得意，堂弟朝我一笑：你們城裡人生命力真強，怎麼就藥不死呢？！

堂弟一句玩笑話，我却笑不出來。我似乎意識到，或許，米香不香不是一個問題。

原本想，我們這兒是水稻的主產區，找米應該不是問題。超市米不好吃，我便想着到鄉下去找新鮮的米來吃。

我到文哈灘。文哈灘是在淮河邊上的一個村子，離城裡有十多公里。這裡水源充沛，幾乎家家種水稻。到村口，遇一村婦，問及有米？村婦好像一會不理解，反應過來之後她手朝村頭一指。我一看，手指處是一個路邊小店。小店裏有手貨，也賣米。再一看米袋上的包裝，跟我在超市裡買的一樣。後來知道，文哈灘人吃米也多是買米，他們種出的稻叫人收走了，賣了。

村上找不到米，我便想着到廠裡找。

轉道狗腰灘。狗腰灘是在淮河邊上的另一個村子。是「淮河大米」的主產地。本地「淮河大米」在外有點名響。得知我到敝廠買米，計程車司機發話了，米不香是因爲新米少，陳糧多；都用新稻機米老弱筋還貼斷的呢。他說他弟弟是開大貨車的，就給米廠拉貨。

人生在線

轉道狗腰灘。狗腰灘是在淮河邊上的另一個村子。是「淮河大米」的主產地。本地「淮河大米」在外有點名響。得知我到敝廠買米，計程車司機發話了，米不香是因爲新米少，陳糧多；都用新稻機米老弱筋還貼斷的呢。他說他弟弟是開大貨車的，就給米廠拉貨。

「我問你，開大貨車的多便宜的陳化糧哪去了？都做餉料了？計程車司機反詰。他的意思我似乎明白。想起小時候的米飯香，我決意回老家找米。

想想老家只有一房空屋了。電話聯繫好之後，我開着車到老家。他家菜種種好，他又把我帶到了另一戶秋姓種稻大戶人家。一進屋，他爹家裏種了好些稻。知道我們是城裡來的，秋先生指着擡着的麻袋，說這些都是新稻。我慶幸找對了新的香米。他剛想搬麻袋，我制止了他。我慶幸我秋先生便把擡着的麻袋又放回原處，折進裡屋，拎了兩蛇皮袋的稻子給我。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，外面的稻是賣的，裡屋的稻子才是口糧。口糧是自己吃的糧食。有區別麼？堂弟直言不諱，口糧少用或不農藥，賣的稻子用的農藥哪還有譜？

我們順道在老家找了個小磨坊把稻用機米機成了米。看我因找到米而得意，堂弟朝我一笑：你們城裡人生命力真強，怎麼就藥不死呢？！

堂弟一句玩笑話，我却笑不出來。我似乎意識到，或許，米香不香不是一個問題。

原本想，我們這兒是水稻的主產區，找米應該不是問題。超市米不好吃，我便想着到鄉下去找新鮮的米來吃。

我到文哈灘。文哈灘是在淮河邊上的一個村子，離城裡有十多公里。這裡水源充沛，幾乎家家種水稻。到村口，遇一村婦，問及有米？村婦好像一會不理解，反應過來之後她手朝村頭一指。我一看，手指處是一個路邊小店。小店裏有手貨，也賣米。再一看米袋上的包裝，跟我在超市裡買的一樣。後來知道，文哈灘人吃米也多是買米，他們種出的稻叫人收走了，賣了。

村上找不到米，我便想着到廠裡找。

轉道狗腰灘。狗腰灘是在淮河邊上的另一個村子。是「淮河大米」的主產地。本地「淮河大米」在外有點名響。得知我到敝廠買米，計程車司機發話了，米不香是因爲新米少，陳糧多；都用新稻機米老弱筋還貼斷的呢。他說他弟弟是開大貨車的，就給米廠拉貨。

人生在線

轉道狗腰灘。狗腰灘是在淮河邊上的另一個村子。是「淮河大米」的主產地。本地「淮河大米」在外有點名響。得知我到敝廠買米，計程車司機發話了，米不香是因爲新米少，陳糧多；都用新稻機米老弱筋還貼斷的呢。他說他弟弟是開大貨車的，就給米廠拉貨。

「我問你，開大貨車的多便宜的陳化糧哪去了？都做餉料了？計程車司機反詰。他的意思我似乎明白。想起小時候的米飯香，我決意回老家找米。

想想老家只有一房空屋了。電話聯繫好之後，我開着車到老家。他家菜種種好，他又把我帶到了另一戶秋姓種稻大戶人家。一進屋，他爹家裏種了好些稻。知道我們是城裡來的，秋先生指着擡着的麻袋，說這些都是新稻。我慶幸找對了新的香米。他剛想搬麻袋，我制止了他。我慶幸我秋先生便把擡着的麻袋又放回原處，折進裡屋，拎了兩蛇皮袋的稻子給我。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，外面的稻是賣的，裡屋的稻子才是口糧。口糧是自己吃的糧食。有區別麼？堂弟直言不諱，口糧少用或不農藥，賣的稻子用的農藥哪還有譜？

我們順道在老家找了個小磨坊把稻用機米機成了米。看我因找到米而得意，堂弟朝我一笑：你們城裡人生命力真強，怎麼就藥不死呢？！

堂弟一句玩笑話，我却笑不出來。我似乎意識到，或許，米香不香不是一個問題。

原本想，我們這兒是水稻的主產區，找米應該不是問題。超市米不好吃，我便想着到鄉下去找新鮮的米來吃。

我到文哈灘。文哈灘是在淮河邊上的一個村子，離城裡有十多公里。這裡水源充沛，幾乎家家種水稻。到村口，遇一村婦，問及有米？村婦好像一會不理解，反應過來之後她手朝村頭一指。我一看，手指處是一個路邊小店。小店裏有手貨，也賣米。再一看米袋上的包裝，跟我在超市裡買的一樣。後來知道，文哈灘人吃米也多是買米，他們種出的稻叫人收走了，賣了。

村上找不到米，我便想着到廠裡找。

轉道狗腰灘。狗腰灘是在淮河邊上的另一個村子。是「淮河大米」的主產地。本地「淮河大米」在外有點名響。得知我到敝廠買米，計程車司機發話了，米不香是因爲新米少，陳糧多；都用新稻機米老弱筋還貼斷的呢。他說他弟弟是開大貨車的，就給米廠拉貨。